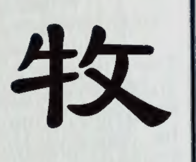


牧津

牧津卷之四十一目

救荒

第五訪　鄭默

舒仲應　王方翼

員半千　令狐文公

王曾三見　富弼

王旭　張詠十四見

趙抃五見　范仲淹五見

文彥博三見　馬亮

滕元發 二見　程師孟

曾子固 二見　程堣 二見

范純仁 六見　蘇次參

畢仲游 二見　蘇軾 七見

張密　辛棄疾

司馬旦　吳遵路

陳堯佐 五見　蘇耆

范諷　洪皓

王隨　王恬孫

鄭剛中　袁燮

黃裳四見　孫覺

李紳　葉夢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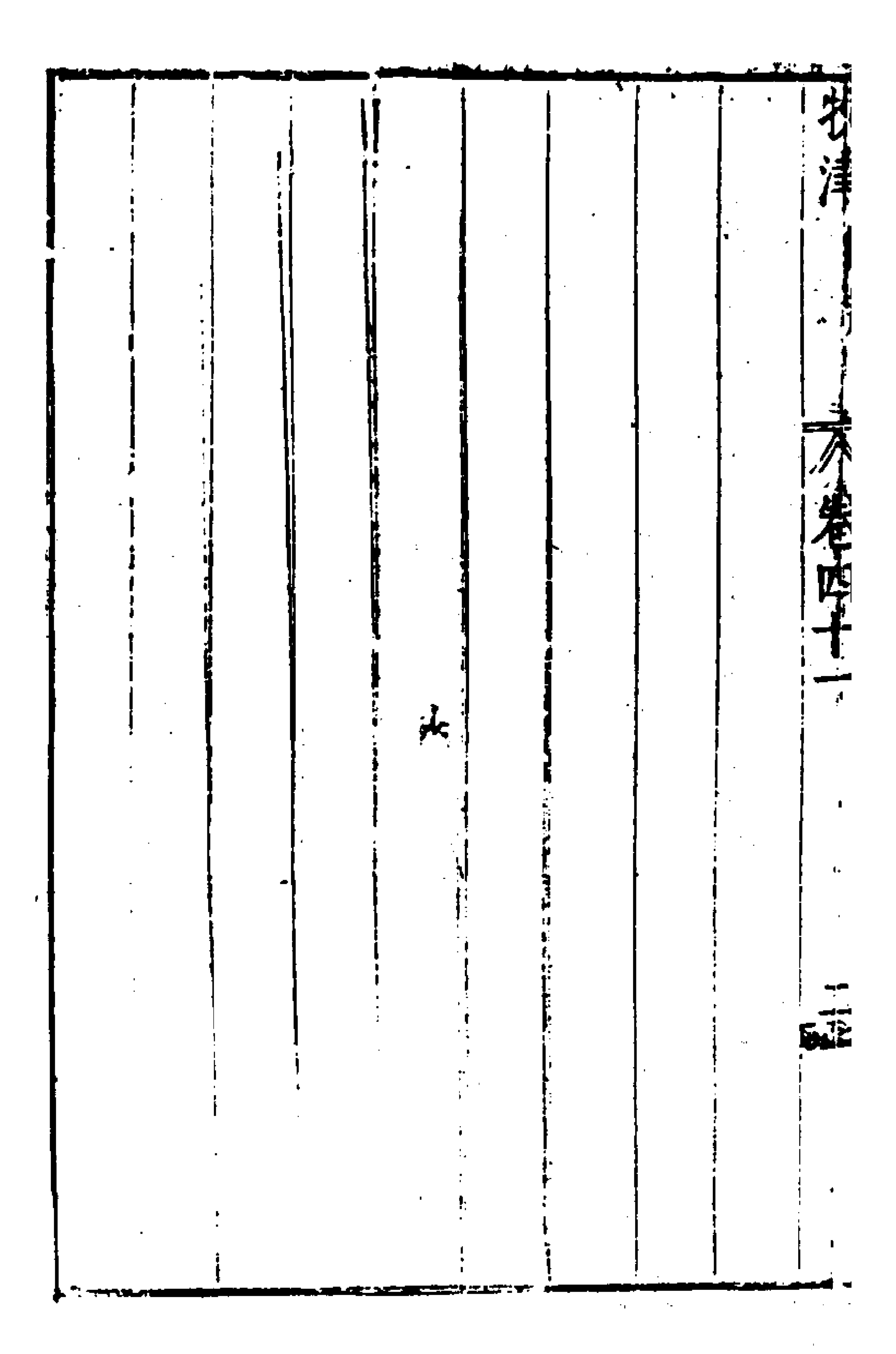
劉彝　馬光祖

王致遠　黃震

諳都刺　黃珂三見

周濟　李昂

樂護　邢宥



牧津卷之四十一　救荒

明山陰祁承㸁輯

第五訪

第五訪少孤貧常傭耕以養兄嫂有閒暇則以學文仕郡爲功曹察孝廉補新都令政平化行三年之閒鄰縣歸之戶口十倍遷張掖太守歲饑粟石數千訪乃開倉賑給以救其敝吏懼譴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棄民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人順帝璽書嘉之由是

一郡得全、歲餘、官民並豐、界無姦盜、遷南陽太守、去官、拜護羌校尉、邊境服其威信、

饑民待命、頃刻生死攸分、發粟賑饑、如乳母之哺嬰兒、啼聲方至、母懷已開、更何處可容思維擬議、有意惠民、已落第二念、況能計及于一官之得失、一方之利害哉、後人愼毋以前賢擅發爲噉名也、

鄭默

鄭默爲東郡太守、値歲荒人饑、默輒開倉賑給、

乃舍都亭、自表待罪、朝廷嘉默憂國、詔書復以比之汲黯、班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皆聽出

與我共此民者、惟二千石乎、急民發粟、原非矯制、乃後世反借以為美名、則盡失古人救民之意矣、

舒仲應

舒仲應為沛相、歲大旱、江淮間民相食、袁術以米十萬斛、與為軍糧、仲應悉散以給饑民、術聞怒、將斬之、仲應曰、知當必死、故為之耳、寧以一

人之命、救百姓于塗炭、術下馬牽之曰、仲應足下、獨欲享天下重名、不與吾共之邪、

賑荒不待報而發廪者、不可勝數、惟仲舒、尋軍以與民、非有機權膽力者不能、○袁術卽能轉念爲重名計、亦一智漢、

王方翼

王方翼爲肅州刺史、河西蝗、獨不至方翼境、而郡郡民或餒死、皆重繭走方翼治下、乃出私錢作水磑、薄其値以濟饑瘵、構舍數十百楹居之、

全活甚衆、

流民至、當爲法以處之、如富弼令樵採打魚之類、但一時未免侵擾、莫若修堤濬河與水利、公私兩便、不然、官司出錢、但貸民間蘆蕩、或柴篠之山、近縣郭市井去處、縱流民樵采、官復置場買之、非惟流民得自食其力、雪寒、平價出賣、亦可應細民之用

倣方翼所爲、亦是一法、

員半千

員半千調武陟尉歲旱勸令發粟賑民不從令謁州半千悉發之下賴以濟刺史怒囚之薛元超讓曰君有民不能恤使惠出一尉尚可罪邪俄舉岳牧

一尉政自難

令狐文公

令狐文公守兗州時境方旱米價甚高延吏至公署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問訖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四倉各出米若干定價糶則可[illegible][illegible]

救矣、左右聽之、流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米、價方平、人心欣然得安、

暫一言之、可畧平一時之騰踴、然轉盼仍復倍增、此必須有一實着、以及民乃可、

王沂公

王沂公曾留守洛、時歲歉、里有囷積者、饑民聚黨脅取、鄰郡以强盜論、報死者甚衆、曾但笞而釋之、遠近聞以爲法、全活者數千、仍上言、國初淮浙未下之日、常命陝雍晉絳、歲輸陝粟以赴

荒政第一頁 張北禁

京師遂詔給陝粟二十萬、儲廩充而民息肩、於今賴之、

聚黨脅取、即難以盜論如法、然此風斷不可長、如上言儲廩是乃長策、

富弼

富文忠弼知青州、河朔大水、饑民流京東、擇所部豐稔者二州、勸民出粟、得十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萬餘區、散處其人、給以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

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于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于至誠、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爲大冢葬之、謂之叢冢、自爲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人而爲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弼、即拜禮部侍郎、弼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

中、大為粥食之、饑民聚而為疾疫、及相蹈死者、救荒第一害在飢民待哺聚而不散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粥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至于今不知所活幾千萬人矣、

救荒無奇策、為賑貴早、為法貴嚴、為制貴條次有序、惟文忠之法、出于一片至誠、能使人人盡力、所以為難、公自言勝二十四考中書、其所快于心者遠矣、

王旭

祥符初、王旭知穎州、因歲饑、出庫錢貸民、約蠶熟、一千輸一縑、其後李士衡行之陝西、民以爲便、今行于天下、於歲首給之、謂之買絹、或曰預買始於旭也、

和買病民、新法之害、即貸錢償縑、亦僅可荒歲偶以此爲救饑則可、不然縑日積而錢日空、後將何以應之、

張忠定公

張忠定公詠知杭州時、歲饑、民冒禁販鹽、捕獲

者數百餘人、詠悉寬其罰、官屬執言不可、詠曰、錢塘十萬家、饑殍如此、若鹽禁益嚴、則聚而爲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敢爾、當痛以法繩之、境內卒以無擾、

忠定凡事皆有勝算、妙在寬嚴相濟、先後得着、

趙清獻

趙清獻公抃、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時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饑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

立賞禁人增米價揭獨榜路衢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諸越米價更賤民無饑死者

以增爲減此平糶第一妙法

范文正公

范文正公仲淹知杭州二浙阻饑穀價方踊斗許百二十錢公增至百八十仍多出榜文具述杭饑及米價所增之數於是商賈聞之晨夕爭先惟恐後且虞後者繼來米既輻輳價亦隨減

凡一切發粟存餉之政、為術甚備、吳俗素喜競渡、好為佛事、仲淹乃縱民競渡與僚佐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歲饑、工價至賤、可大興土木之役、於是工作鼎興、又新倉廒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宴遊興造、蕩耗民力、仲淹乃條議所以如此、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服力之人、皆得仰食于公私、不至轉徙塡壑、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惟杭饑而不害、

按救荒莫過於通糴、通糴莫先於聽價、此趙清獻知越州時、所榜通衢、令有米者任其增價、按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二公皆祖管子之意、○興工役以濟饑民、是亦救荒一策、近代何公喬新賑山西、僦饑人疏溝渠、出粟償直、張公敷華賑楚、因修學宮、以傭直資餓者、皆得古人之用心、

文潞公

文潞公彥博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寺院、凡十八處、平價糶賣、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翌日米價遂減、前此多減升㪷以糶、或抑市井價直、適足以增其氣焰、而終不能平其價、大抵臨事、當須有術、

夫惟不與之爭、故能得其平、妙在不限其數、今之平糶、以升斗限民、適足爲市儈資、

馬忠肅

馬忠肅公亮知昇州，行次九江，屬歲旱民饑，乃邀湖湘漕米數千艘以賑之，因奏瀕江諸郡皆大歉，而吏不之救，願罷官糴，令民轉粟以相賙足，朝廷從其言。

留漕以濟民難，乎爲上；轉粟以相賙，則上下俱利。

滕元發

滕元發知鄆州，歲方饑，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爲備，時淮南京東皆大饑，元發召城中富民與約

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併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爲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爲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竈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上遣工部郎中王右按視廬舍道巷、引繩棊布、肅然如營陳、右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襃美、蓋活五萬人云、

滕達道之處流民、大類富鄭公、富散而不擾、滕聚而能整、皆可爲法、○如此異才、郎

經濟天下而有餘豈止爲救荒一事乎

程師孟

程師孟慶曆中知楚遂二州提點夔路刑獄屬歲大饑孟行部以常平粟賑民猶不足即奏發倉以濟之吏勸須報孟曰本道至都五千里報至則民殍矣遂活饑民四十餘萬

備荒在豫救荒在速此不易之論

曾子固

曾子固鞏爲通判歲饑度常平倉不足仰以賑

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疾癘之虞、前期諭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爲平、又出錢粟五萬、貸民爲種糧、使隨歲賦入官、農事賴不乏、

使富民自糶其粟、而稍增值以予民、絕勝官給升斗之發、

程珦

程珦知沛縣會久雨平原水出穀既不登晩種不入民無卒歲具珦謂俟可耕而種時已過矣乃募富民得豆數千石以貸民使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遂不艱食

是亦救饑一策地利之活民甚博司土者不可不推廣其意行之

范純仁

范純仁知襄城久不雨純仁度其將來必闕食遂盡籍境內客舟召其主諭之曰民將無食爾

等商販惟以五穀貯于佛寺中候闕食時吾爲汝主糶衆賈從命運販不停至春首所蓄無慮十數萬諸縣饑獨境內之民不知也及歷官知慶州是時秦中大饑餓殍滿路官無穀以賑恤純仁欲發常平封樁粟麥濟之州郡皆欲俟奏請得旨而後散純仁曰人七月不食即死何可待報諸公但勿預吾寧獨坐罪時一路荐饑耕牛殺盡五穀絕種官儲有限方懼無以繼會是秋蓬生蔽野而結實如粟可食所收狼戾民食

之餘、純仁令官糴、所收尚不貲、又於鄰路市耕牛穀種、計戶口分貸蕃漢人戶、兼以人力墾耕布種甚廣、遂大有年、或言純仁廩貸過多、而無活人之實、朝廷疑之、遣使按治、民聞之、爭先輸官、比使至、無負者、

自來康濟、定須先事爲謀、若待溝中瘠而起之、曉矣、忠宣如此嘔心、尚有言廩貸過多而無活人之實者、荒政之難調也、古今一體、可爲慨歎、

蘇次參

蘇次參賑濟澧州、患抄劄不公、給印曆一本、用紙半幅、上書其家口數若干、大人若干、小兒若干、合請米若干、實貼各門首、如有虛僞、許人首告、以備委官校點、又患請米冗併、分幾人爲一隊、逐隊用旗引、卯時一刻引第一隊、二刻引第二隊、以至辰巳、皆用前法、自無冗襍、老弱疾病婦女、皆得均糴、權安鄉縣、値大澇、令典押將縣圖、逐鄉抹出、全澇者用綠、半澇者用青、無水之

辦用黃不以示人又令鄉司抹來參合方許鄉書逐鄉爲圖復以青綠黃色別其村分岀圖叅驗不撿澇而分數可知催科賑濟亦視此爲先後

此法今亦多用之但御衆能肅始法可井然若用圖抹色分別荒熟最便催徵不特散賑一節也

畢仲游

耀州大旱畢仲游以郡縣賑濟多後時力愈勞

而民不救、先民之未饑、多揭榜示曰、郡將賑濟且平糶、若干石實、大張其數、勸諭以無出境、民皆懽然安堵、已而果漸艱食、乃出粟以賑、且平糶以給之、鄰境流散殆盡、而糶之當徙就食者、乃十七萬九千口、顧所發粟不及萬石、以民粟繼之、家給人足、無一人逃者、

是乃仁術也、然先時更爲勝着、

蘇軾

蘇軾知杭州、歲遇大旱、饑疫並作、軾請于朝、免

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故米不翔貴、復賜僧度牒三百、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春、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又作饘粥藥劑、遣吏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軾曰、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少、乃裒羨緡得二千、復發私橐、得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以待之、至於今不廢、是秋復大雨、太湖泛溢害稼、軾度來歲必饑、復請於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度牒、以糴常平米、并義倉所有、皆以備來歲出糶、朝廷

多從之、由是吳越之民、復免流散、

長民者、惟在先事料理、此着必不可失、長公以備荒爲救荒、所以民之受惠尤溥、

張密

張密知益州、會歲旱、乃導江水爲堰、以溉民田、又自出公租、減價以賑民、初民饑、多殺耕牛食之、犯者皆配關中、密奏民殺牛以活將死之命、與盜殺者異、若不禁之、又將廢稼事、今歲小稔、請一切放還、復其業、從之、

救荒立法，一意恤民，私宰之禁，安得不弛。

辛棄疾

辛棄疾帥湖南，屬江右大饑，棄疾賑濟榜文，止用八字，揭之通衢，曰閉糶者配，劫禾者斬。次令盡出公家官銀錢器，召官吏儒生商賈市民，舉有幹實者，量借錢物，逮其責領運糴，不取子錢，期終月至城下發糶。於是連檣而至，其直自減，民賴以濟。時信守謝源明乞米救助，幕屬不從，棄疾曰：均爲赤子，皆王民也。即以米舟十之三

孚信、

此眞拯濟手、大較歲凶之際、小民謀生無所不至、惟前孚以必生之路、始可後惕以必死之條、惠濟而亂自戢、黃震之知撫州、救饑之約、惟大書閉糶者籍、强糶者斬、揭於市、不抑米價、價爲日損、此古人之成效、司牧者所當究心、

司馬旦

司馬旦知祁縣、天大旱、人乏食、群盜剽掠、富家

巨室至以兵自備且召富者開以禍福於是爭出粟減直以糶不失其羸饑者獲濟盜患亦弭

勸富民出粟當官者多以此取怨然保全富民者自遠

吳遵路

吳遵路知通州時天下蝗旱遵路乘民未饑募富者得錢幾萬貫分遣衙校航海糴米於蘇秀使物價不增又使民採薪芻官爲收買以其直糴官米至冬大雪即以元價易薪芻於民官不

傷財、民亦蒙利、又建茆屋百間、以處流移、出俸錢置薦鹽蔬、日與飯食、有疾者、給藥以治之、其願歸者、具舟續食、還之本土、是歲諸郡卒多轉死、惟通民安堵、不知其爲凶歲也、明年、范文正公按撫淮淛、上路治狀、頒下諸郡、

先事而憂、故災而不害、勝肴睫之救遠矣

濟、

○無一念不是眞實心、無一着不是眞經

陳堯佐

陳堯佐知壽州、歲大饑、自出米爲糜、以食餓者、吏民皆爭出米、活數萬人、堯佐曰、吾豈以是爲私惠耶、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

導民之術、無踰身先、

蘇耆

蘇耆充陝西轉運使、景祐中、洛陽大旱、穀貴、百姓餓殍、京東轉運使無以爲賑、洛陽留守移書求耆粟二十萬斛、遂移文陝西、如數與之、仍奏

於朝、同職謂者曰、陝西沿邊之地、屯軍甚衆、粟若有餘、止可移之以實邊郡、奈何移之別路、者曰、天災流行、春秋有郵鄰之義、生民皆繫於君、無內外之別、奈何知其垂亡而不以奇羸賑恤耶、苟有輸運者、當自謀、必不以此相累、朝廷甚嘉之、

有分地、無分民、當事自應切一體之念、

范諷、

范諷通判淄州、是歲春大旱、六月始雨、民乏食、

諷行縣至鄒平、發官廩貸民、縣令爭之、諷曰、令無與也、即貸以萬斛、比秋、民皆先期而輸、

雖是師古人之意而行之、難在郡佐而能獨行其意、

洪皓

洪皓爲秀州錄事、秋大水、田不沒者十一、流冗塞路、倉庫空虛、無賑救策、皓白郡守、以荒政自任、悉籍境內粟、留一年食、發其餘糴於城之西隅、不能自食者、官爲主之、立屋於西南兩廢寺、

十人一室、男女異處、防其猾僞、涅黑子識其手、東五之、南三之、貧爨樵汲有職、民羸不可杖、有侵牟闒茸者、亂其手文、逐之、借用所掌發運名錢物、錢且盡、會淛江綱常平米斛四萬、過城下、皓遣吏鎖津柵、諭守使截留、守噤不肯、曰、此御筆所起也、罪死不赦、皓曰、民仰哺當至麥熟、今臘猶未盡、中道而止、則如勿救、寧以一身易十萬人命、乞留之、廉訪使者王孝竭至郡、曰、平江哀號訴饑者旁午、此獨無何也、守具以對、延至

兩寺視驗孝謁曰、吾嘗行邉軍法不過是也、蓋制吾脫之、所活九萬五千餘人、

洪之救土著、與滕元發之救流民、均一作用、而妙在整肅、王孝謁所謂行邉軍法亦不過是、此意得之、若截留一事、寧以一身易千萬人命、實心爲國爲民者、自不難此、

王隨

王隨知江寧、歲大饑、轉運使移府發常平倉米、計口日給一升、隨曰、民所以饑者、由兼并閉糴、

以邀高價，乃出官粟，平其價，民賴以濟，

計日給米之法，最爲救荒敝政，

王怡孫

趙令良，隆興中帥紹興，流民聚城郭待賑，死者不可勝計，通判王怡孫建策云，今盡常平義倉之米賑之，至來年麥熟止，恐無以爲繼，況旬給斗升之米，官不勝其勞，民不勝其病，莫若計其地里遠近，戶數多寡，人給兩月之糧，令歸治本業，不猶愈于城郭待升斗之給，因餓而死乎，趙

行其言、委官抄劄給糧以遣之、不旬日間、城中無一死人、全活甚衆、

此卽曾南豐之遺意、升斗豈能久活、給糧歸業、旨哉別駕之策、

鄭剛中

鄭剛中爲溫州通判、歲大饑、流民甚衆、乃出俸勸糶、守曰、恐實惠不及饑者、荅曰、已有措置、乃以萬錢、每錢押一字、夜出坊巷口、遇饑者給一錢、戒曰、勿拭去押字、翌日憑錢給米、饑者無遺、

自守以下莫不稱賞

剛中之意固善倘饑者不及夜遇投錢將不沾一粒矣更須酌之

袁燮

袁燮爲江陰尉浙西大饑常平使者羅點屬任賑恤燮命每保畫一圖田疇山水道路悉載之以居民分布其間凡名數治業悉書之合保爲都合都爲鄉合鄉爲縣征發追胥披圖可立決此以爲荒政首

如此方是置田境於省曉之間，精神自然貫注，合保爲都，合都爲鄉，合鄉爲縣，此法即豐歲無不當行，

黃裳

黃裳知政和縣，適歲荒，勸富民發私粟以借饑民，官置簿書，係其人名，以印鈐之，授諸富民，約至秋成，令石米以二斗息并歸之，且禁粟無得出境，獲全者衆，

撫饑民，斷不可開搶奪之端，官置簿書而

約之以息、固可安富民之心、然欲使在下者樂從而在上者不强、此處更自難調、

孫覺

孫覺調合肥主簿、歲旱、州課民捕蝗、輸之官、覺言、民方艱食、難督以威、若以米易之、必盡力、是爲除害而享利也、守悅、推其說、下之他縣、

恐米不勝易、然捕蝗亦自無法、

李紳

李紳權知貝州、會歲旱、百姓失業、紳大市酒務

所用薪草、貧者得以樵採自給、而官有餘積、治平間、河北凶荒、繼以地震、民無粒食、往往賤賣耕牛、以苟歲月、是時劉渙知澶州、盡發公帑之錢以買牛、明年震搖息、逋民歸、無牛可以耕鑿、而其價騰踊十倍、渙以所買牛依元直賣與、是故河北一路、唯澶州民不失所、由渙權宜之術也

事雖小而上下實爲兩便、

葉夢得

葉夢得在許昌、歲值大水災傷、京西尤甚、浮殍自鄧唐入許昌境、不可勝計、令盡發常平所儲、奏乞越常格賑之、幾千餘人、稍能全活、惟遺小兒、無由得之、夢得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畜乎、曰、人固願得、患既長或來識認爾、夢得爲立法、凡傷災棄遺小兒、父母不得復取、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即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從來、書於券付之、畧爲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分常平

餘衆貧者量授以爲資事定按籍給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而置之襁褓恤災而能及乳哺者術無過此

子產古之遺愛也左丞近之矣往余守宿時亟欲設一慈幼局不論凶荒常以收養各省流民乳哺之遺棄意正類此

劉彞

劉彞所至多善政其知處州也會江西饑歉民多棄子于道上彞揭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廣

惠倉米二升、每日一次抱至官看視、又推行之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爲字養、故一境間子無天閼者、

此之謂民之父母○能補造化所不及、位天地而育萬物、只此一念、

馬光祖

馬光祖知臨安、歲饑、榮王府積粟不發、光祖再謁王、王辭、明日又往、臥客次、王不得已、見之、光祖厲聲曰、天下孰不知大王子爲儲君、大王不

於此。應收人心乎、王以無粟辭、光祖探懷中文書曰、其莊其倉若干、王語塞、得粟活民甚多、借盈補虛、一時之術、當爾時、王亦不得不勉從、

王致遠

王致遠以父任歷知慈谿縣、嘉熙庚子、浙東大饑、死殍成丘、致遠請邑賢士大夫、分僧寺置局、爲粥以食餓者、始日食千人、旣而鄰民坌至、日至八千人、已俸不足、復詣臺借助、勸巨室出米

以續之，迨麥熟始罷，尋置居養院，給薪米以處老弱之無歸者，置慈幼院，厚乳哺以活嬰孩之委棄者，病與醫藥，死爲斂埋，山谷窮民感恩流涕，稱爲王佛，

皆救荒實事，一一可行，

黃震

撫州大饑，黃震以通判紹興，起知州事，單車疾馳，中道，約富人耆老集城中，毋過某日，至則大書，閉糶者籍，彊糴者斬，揭于市，坐驛舍，署文書，

不入州治、不抑米價、價日損、親煑粥食餓者、請于朝給爵賞旌勞者、而後入視州事、轉運司下州糴米七萬石、震曰、民生蹙矣、豈宜重困之、以沒官田三莊所入應之、升提舉常平倉司、舊有結關拒逮捕事、繫郡獄二十有八年、存者十無三四、以事關尚書省、無敢決其獄者、以結關爲作亂也、震謂結關猶他郡之結甲也、非作亂比、況巳經數赦、於是皆釋之、新城與光澤地犬牙相入、民夾溪而處、歲常忿鬬爭、漁會知縣事寔

雄爲政擾民，因相結拒起焚掠，震乃劾罷雄，諭其民散去，初常平有慈幼局，爲貧而棄子者設，日久名存實亡，震謂收哺於既棄之後，不若先其未棄保全之，乃損益舊法，凡當免而貧者，許里胥請于官，贍之，棄者許人收養，官出粟給所收家，成活者衆，

未下車而中道約耆老，已入境而驛舍署文書，眞是極溺起焚，寒裳濡足之意，若其大書閉糴者籍，强糴者斬，只此八字，已盡

救荒之要、

請都刺

請都刺至順間、遷襄陽路達魯花赤、山西大饑、河南行省恐流民入境爲變、檄守武關、請都刺驗其良民、輒聽其度關、吏曰、得無違上命乎、請都刺曰、吾防姦耳、非仇良民也、可不開其生路乎、旣又煑粥以食之、所活數萬人、又城臨漢水、歲有水患、爲築堤城外、遂以無虞、

流民不開其生路、地方立受其害、

黃簡肅公

黃簡肅公珂，初爲湖廣龍陽令。龍陽民呰窳，亡厚積。公閔閔於懷，凡賦役有關利病者，皆以漸罷行之。會歲大祲，民益困，公請于當道，蠲常賦三之二，復請發公帑，分糴米粟以賑之。嚴立程式，以里之遠近爲限，人各粟一斛，米半之，至即給與，無時刻稽留，如是者三月。其澤藪所有魚蝦蔆蕨之屬，聽民自取，公私無所禁，民是以免死徙之患。珂雅意學校，廟宇堂齋，恒爲繕葺，躬

課諸生授以作文矩矱力學而有貧者量給薪米紙筆之費以督其成時或循行田野察民勤惰有勉於耕織者加賞勞間夜出坊市酗酒作惡者察識其人晨則縶之寘于法人皆畏而愛之

救荒妙在嚴立程限又妙在至即給與無時刻稽留然只此二事便已不易

周濟

周濟守安慶時郡中三歲不登以子女易食者

滿載而南無虛日濟至卽命止其舟借漕運糧以濟之子女得存者不下萬餘閩中寇起天下騷動安慶貧民亦欲乘勢爲亂乃聚衆强取富民以盜訟于官濟曰此非盜也乃貧耳卽碎其狀曉於貧民曰得其穀者報以數吾代償之貧民聞之感愧遂解散周文襄公巡撫諸郡獨慮安慶歲必數至爲綜理自濟下車之後曰我無安慶之憂矣

碎狀非治荒之法卽代償之語亦黃葉之

止兒啼、斷不可以爲實語、即以爲六議[illegible]

愈無法矣、

李昂

李昂知青州、值歲大饑、昂捐帑分糴、復愀然曰、民已枵腹、行將填溝壑、其何及耶、遂不俟請、開廩以賑、不足、復移歲輸助之、繼勸富民粟、爲粥以飼餓者、全活甚衆、既而法吏以不請論、昂歎曰、民既生全、罪復何憾、自劾乞罷、上下部議、詔所移粟與輸官同、特加獎慰、昂尤慮饑饉後、民

不能賙、循行阡陌、貸與之具、其俘莩無告者、闔廬棲之時給服食問弔藥槥、建漏澤園於闉北、俾道殣者託瘞焉、流移復歸、外封附者輻輳、博與一邑、至占三千餘戶、父老歎曰、不圖今日復見富公、

此公救荒無大作用、然亦有實濟、至荒政後循行阡陌一着、更好、

欒護

欒護授宣城知縣、初至、值歲歉、道殣相望、餓民

落中曲加撫諭賊衆喜曰父母々矣何以生我相與感泣而散遂遍歷各村咨訪疾苦計口類冊歸即發廩賑濟置大畔數十函上書鄉貫序列十餘里民以次由南門入既給粟從北門出絕無停留侵冒之苦甚得賑濟良法善聽訟傍郡縣疑獄監司多以委讞太平鄉民有甲乙素善戲相搏擊乙誤中甲甲歸語其故而妻與所私者夜遂殺甲誣乙抵死臺檄讞覆視之細閱案牘見甲兩耳後重傷悟曰豈有重傷若此不

即死、而能歸家、至夜始絕耶、此必同謀故殺、誣人以便已私者也、召甲妻詰之、具得其狀、伏辜、乙得免死其他平反多類是、

散賑之次第有法、

邢宥

邢宥復起爲蘇州府、蘇田賦甲天下、攬納者滋爲弊、賦因以虧、宥痛繩以法、責之償、且得餘錢數千緡因以闢永豐倉築沙湖長堤、甃運道橋梁、爲永久利、民俗喜奢、宥率以儉約、諸遊宴亭

館、老佛殿閣、一莫之顧、成化丙戌、大水民饑、有司開倉廩、且勸得米八十餘萬斛、賑之、民猶不給、相聚持券、入富家強取、有司即日榜諭、許民持書券赴府、府召鄉老引領往貸、其不發與強取者、俱抵罪、同官以專擅爲慮、有司曰民命在須臾、待報何及、吾當任其咎、民賴全活者[illegible]十餘萬

與其使小民強借不若以官[illegible]主貸、然亦非救荒良法、特一念惻之[illegible]可無忝司耳、

敬孚卷之四十一 終